

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in a red shirt walking along a stone path that winds through a lush, green mountainous landscape. The path is made of large, flat stones and is surrounded by dense vegetation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more mountains and a clear blue sky. The overall scene is peaceful and scenic.

跋

涉

●
李庆春
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序

王家龙

李庆春先生是位年轻的业余作者。我与他相识并交往已有十余年了。记得那是1985年秋,当时他在内蒙古赤峰附近的一家铅锌矿当矿工,因为热爱文艺,喜欢写点东西,所以参加了中国剧协《剧本》月刊编辑部举办的影视创作培训班。交出的作业是一部名叫《晨光》的电视剧本,内容描写青年矿工如何在老一代的关怀下成长为接班人的故事。我在电影学院任教的同学齐士龙教授应聘授课,协助审阅学员的作品。剧本《晨光》基础好,被《剧本》月刊的同志选中,又请齐教授具体指导。适逢庆春的这部处女作得到他所在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,决定投拍电视剧,齐教授找到我,让我担任责任编辑。于是,我介入了剧本的修改加工,并与庆春结识。

在相处中我发现,这个小伙子性格内向,不善言谈,但思想敏锐,很有自己的见解。我曾问他,这种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的题材眼下在社会上不行时了,干嘛要写它?他只回答了两句话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他说:“我写的是我熟悉的身边事。邓小平说要培养‘四有’新人,教育青年人是百年大计,这个主题不过时。”

《晨光》摄制期间,随着接触的频繁,关系的密切,我对庆春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了。他身上那种勤奋向上的精神,质朴踏实的作风,使我感到他日后定会有出息。《晨光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,收到较好的社会反响。

过了不久,听说矿领导很器重他,为了培养人才,将

他送到山西省艺术院校深造,使他得到进修戏剧文学专业的机会,较全面系统地接受了文艺理论和戏剧基础知识的学习。结业后,他重回矿山到团委任职。

80年代末,由于矿山资源日渐枯竭,企业面临转产,庆春的人生道路由此发生转折。后来他不但调入铁路部门工作,而且由内蒙迁到了山西临汾。环境虽然变了,但他坚持业余写作矢志未改,十年来,他陆续创作并发表了地方戏曲剧本9部,约40万字;还创作了电视剧本8部23集,其中有两部已搬上荧屏。对于一个仅35岁的作者来说,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,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艺术创作,说明庆春是刻苦努力的,他做出的成绩也是对他勤奋的最好报偿。

早在去年,庆春就吐露准备结集出书的愿望,我鼓励他抓紧整理作品。果然,暮春的一天,他抱着一迭剧本专程来找我。就这样,我再次成为他的书稿的责任编辑。我很乐于完成这件工作,因为繁荣出版与文艺,扶植新人,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,也是每个编辑人员的职责所在。

庆春用“跋涉”为他这本书命名,我以为书名起的很贴切,“跋涉”二字,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他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的艰辛历程。我仿佛看到,他利用工作之便,奔走于厂矿农村的身影;看到他放弃休息,夜深灯下笔耕的情景;十几年的跋涉,留下了一个个足迹……

读庆春的剧本,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,他的作品,散发着机油味道,或像田野草叶上的露珠,闪耀着质朴的亮点。无论是机车牵引着铁龙奔驰于原野峡谷,还

是矿工在巷道掘进开采,无论是老教师冒雨彻夜寻找出走的顽皮学生,还是财政干部一身正气与腐败现象作斗争,都逼近现实,直面社会与人生。作者描写了处于改革大潮中的火热生活,揭示了转型期阵痛中各种矛盾与弊端,他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伟大变革中的新思想、新事物,努力使作品追赶时代步伐,奏响催征鼓劲的号角。

描写工业题材的作品,往往容易给人以单调、枯燥之感。但庆春笔下的矿山、铁路等生活场景,却生气盎然,饶有兴味。他虽然也写生产作业、操作过程,但更多的是通过生产来烘托气氛,营造特定氛围,为写人、写情服务。当你读到矿党委书记为做青年人思想工作而钻研《心理学》,与落选青工们一道开荒挖地,特别是80年代的矿区和乡村仍出现买卖婚姻,困扰着年轻一代,等等,你会深信不疑这些都源于生活,是作者从现实社会中发现并得到的素材。由于庆春始终置身于基层,工作在第一线上,与工农群众保持密切联系,所以他有较充分的生活积累,使作品扎根于生活的沃土,根基牢固,能够传达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各种信息,给人以亲切的感受。

关注人物命运,努力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,使之有血有肉,是庆春创作的另一特点。像《牛大车和他的伙计们》的主人公牛大车,这位中年司机长的形象被塑造得鲜明丰满。他是老劳模,但剧情一开始,由于两个徒弟都因具体困难而产生离队思想,先进的帽子险些被摘掉了,矛盾开门见山。这个形象的可爱与动人之处,并不在于他的言论,而是行动,身教重于言教。他背负老父亲的误解与责怪,半夜三更归乘前去地里干活,以减轻妻子的家务

负担；冒着大雨身扛自行车在泥泞不堪的乡路上奋力赶路……这些场景与细节描写，既刻画出牛大车坚韧、忍辱负重的个性，又写出他严于律己、自觉遵章守纪的主人公责任感。他与妻子相濡以沫，为徒弟、为工作呕心沥血，虽然没做出惊天动地之举，但透过平凡小事，足以折射出思想的光彩、境界之崇高。正是以他们这些人为主体的，构筑起祖国民族的脊梁。

此外，像《晨光》中的杨书记和王矿长，那帮生龙活虎的青年矿工，“死不服”赵显志、高三、老蒿儿、大吹、胖子、媳妇迷等，都人各其貌，栩栩如生，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不必讳言，庆春毕竟不是专职创作干部，加之年轻，各方面的锻炼与修养还有待加强提高，阅历也需要不断充实丰富，所以作品难免存在一些不足。鲁迅先生曾指出：“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。”这两点仍应成为庆春努力的方向。就本书所选收的几个剧本，从情节的选择提炼到主题的开掘深化，都非完善，主要问题是缺乏深度，深刻性不够，因此人物形象缺少情感的冲击力和思想的震撼力。当然，这是个很大的课题，需要庆春花费毕生精力去解决，朝着既定目标踏踏实实地迈进。

庆春是幸运的。幸运在于他无论在矿山还是在铁路部门，都遇上好领导。好领导知人善任，培养他、支持他，使他能人尽其才、发挥作用。他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，时代呼唤人才，为人才的崛起提供各种机遇与可能，这样他的辛勤汗水才没有白流，他的心愿才得以逐步实现。

庆春嘱我为本书作序。尽管勉为其难，我仍不揣浅

陋,写出自己的感想,既表示向庆春祝贺;同时更希望他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,再接再厉,继续发奋,为人民写出更多好作品。

九八年夏

跋 涉

(电视剧本集)

目 录

序	(1)
一 牛大车和他的伙计们	(1)
二 困惑	(96)
三 春天的故事	(144)
四 三个小淘气	(229)
晨光	(277)
后记	(374)

牛大车和他的伙计们

(1996年)

群山连绵,峰峦叠嶂,树木茂盛,碧绿滴翠,繁花似锦,鸟语花艳。

山脚下,一条白如银带的河水清澈透明顺山而来,绕山而去。

河边,一条银亮的铁路伸向远方。

铁路上,一列黑色的蛟龙喷云吐雾飞驰而来,汽笛长鸣,声振山谷,蒸气冲出气阀,就如一朵乳白色的莲花。

定格,甩出片名:《牛大车和他的伙计们》

主题歌起。

职员表。

歌声结束,职员表映完,同时打出字幕。

第一集

机务段会议室(日)

会议室内烟雾缭绕。乘务员们身着油包，神态各异，不规则地坐着。

桌前，王段长神情严肃，刀刻般的绉纹布满了前额，他捋了捋黑白参半的头发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段是运输动力单位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我们现有的设备陈旧落后，80%属五十年代的‘老马’。然而，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，社会运量与我们的运力十分矛盾。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面前，安全便成了我们铁路运输的关键。没有安全就没有运输效率，没有安全就没有经济效益，没有安全就没有正常的运输秩序和社会秩序。”

王段长似乎有些激动，他有意识地停下来，随手从桌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支香烟，在手中摆弄着。忽然抬起头，大声说道：“2104 机车包乘组司机长牛大车来了没有？”

与秦健、安奔城并排坐在后排的牛大车掐灭手中的烟蒂，缓缓站起身，低头应道：“来了。”

王段长冷冷地看了牛大车一眼：“牛大车呀牛大车，你们 2104 是多年的模范车组，你也是个老司机，可是，前天下午却冒进信号。牛大车同志啊，我们段 973 天无安全责任事故，就这么让你给吹了！”

乘务员们议论说：“完了，安全又吹了，奖金也没了。”

牛大车用力地握紧拳头，手里的烟蒂揉得粉碎。秦健看看段长，又看看牛大车涨红的脸，默默地低下了头；安奔城则呼地站起来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牛大车狠

狠地捺下去。

段长：“……从今天开始，各车间要实行人定岗、岗定责、责定额、额定分、分定奖的管理制度。至于说 2104 今后该怎么办？会后，我倒想听听牛大车同志的意见。”王段长一拍桌子：“不过，我相信，2104 会从中吸取教训，重新振作起来的！同时，我更相信，我们全段职工、干部决不会因此而丧失斗志，因为，我们的队伍就一个字，姓‘铁’……”

会场中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牛大车却拖着沉重的步子默默地向会场外走出。

机务段外小马路上(日)

牛大车大口大口吸着烟，信步向前走着。王段长画外音：“……牛大车同志，你们再不把事故隐患降下来，我就撤你司机长的职务，摘掉模范机车的牌子。”

药店门口(日)

牛大车驻足，走进去。

药店内(日)

货柜上摆满各种药品。一女服务员热情地问：“师傅，你又来买药啦？”随手拿过一盒三九胃泰说：“这药行吗？”见牛大车没有表态，又拿出几种，摆满柜台说：“这几种药是新产品，临床效果不错。”

牛大车大体上看了看，随手挑出两盒。正欲付钱，身边却有人将一张伍拾元的人民币递给了售货员。

售货员：“这是……”

牛大车转头看去，见是秦健。遂将持钱的手推了回去，边自己付钱，边问：“奔城呢？”

秦健不无担忧地答道：“回宿舍去了。看样子好像又要……”

牛大车不等秦健说完，抓起药返身大步朝外走去。

秦健紧随牛大车走出药店。

单身宿舍内(日)

安奔城气呼呼地收拾行李，无意中踩着地中央的一只酒瓶，险些摔倒在地上。顿时，气上心头，狠狠地将酒瓶踢到一边；猛抬头，又见墙上一张大幅袒胸露腿的外国女明星画页，便一把扯下来，揉成一个纸团向门外扔去，正巧打着了进门的牛大车。牛大车抬头看了看奔城，拉着脸走进屋。秦健随后也走了进来，欲说奔城。奔城却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把头扭向一边。

秦健生气地问：“奔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安奔城满腹埋怨地说：“这活咱干不了，去村里种地也比这强！”

牛大车看看奔城收拾得横七竖八的行李，又听着奔城不干不净的话，气得两眼通红，脸僵得像三九天的冻茄子：“出去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说着将尚未捆好的行李一件件扔向门外，“我没有你这个徒弟！”

秦健忙过来劝牛大车：“牛师傅，您身体不好，别发火。”转身对安奔城：“奔城你……”示意他出去，暂先避开锋芒。

安奔城深知牛大车的脾气，含着满腹的冤屈大步向门外冲去。

秦健拿回被牛大车扔出去的行李，掏出一支烟递过去说：“牛师傅，奔城年龄小，血性旺，您别往心里去。”

牛大车的情绪已稳定了许多，摇摇头叹口气说：“去看看这小子又上哪啦，别再给我捅娄子。”

机务段大门口(日)

整齐干净的机务段大门口，绿树成荫，蝉声如潮，两侧各种花卉争奇斗艳，蜜蜂、彩蝶在花丛中盘旋飞舞。

安奔城吸着烟来回踱步。他望了一眼机务段门匾，思绪又拉回了一年前——

一年前的此地(日)

机务段门口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常。大门上方挂有一巨大横标，上书“热烈欢迎新工友入段”。一队身着崭新路服的青年们在锣鼓声中背着行装列队而来。安奔城神采飞扬在队伍中迈着有力的脚步，刚到门口，就被牛大车和秦健接过。

秦健：“师傅，这就是分到咱们包乘组的技校高才生安奔城。”

牛大车亲昵地拍拍奔城的肩膀：“安奔城？怎么起这么个名儿？”

秦健：“奔城奔城，是不是不打算在这儿长干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安奔城忙掩饰道：“我会安心工作的。”

此地(现实)(日)

安奔城长长吸了口气,内心极为复杂,他将早已熄灭的烟头狠狠地抛向远处,毫无目的地往返走着。

秦健走近他身边说:“奔城,你别和牛师傅致气,他就那个脾气,一生气脸拉得比驴脸还长。可心是好心,这些年我跟着他没少挨他的训,过后啥事没有。再说,今天段长在大会点了他的名,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。”

牛大车走过来站在安奔城身边,一只大手有力地拍在安奔城肩上说:“奔城,一年前我在这儿接你上了机车,难道一年后的今天要让我再送你离开这里吗?”

秦健赶忙附和地对安奔城说:“我知道你心里憋气,有什么事咱回去慢慢说。”

牛大车长叹一声后说道:“做师傅的,不该和你发脾气。不过……”牛大车下意识地抬手看了看表:“时间不早了,我们也该去接班了。”

奔城低头踢着土块。秦健暗暗推了推奔城:“走吧。”

奔城孩子似的擦了擦眼泪,头一歪,与秦健尾随牛大车而去。

山谷中,一条铁路由远处延伸而来。铁轨上,2104 机车牵着一列长长的货车急速奔驰。

司机室(日)

牛大车认真瞭望,全神贯注地操纵机车;秦健探出头仔细搜索前方;安奔城木然地将煤一锨一锨投入炉膛。

路基上(日)

机车轮紧碾铁轨，欢快地飞转着。

司机室(日)

牛大车、秦健、安奔城各自干着自己的事，谁也不说话，整座司机室像没有人似的。只有车轮与铁轨接触的撞击声，“噎噎……噎噎……”有节奏而又机械地鸣响着。

村庄被甩在后边。

两侧山坡上的牛羊被甩在后边。

前方隐隐可见车站渐渐向列车迎面移动……

牛大车：“注意信号，前方进入车站，减速。”

前方接近车站，房子、站台清晰可辨。

秦健：“信号显示，进入正线。”

牛大车仔细看了一遍信号：“进入正线。注意值班员信号。”

站台上(日)

车站值班员打着哈欠，疲惫地揉了一下眼睛。见开过来的 2104，手持红、绿信号旗发出了通过手信号。

司机室(日)

牛大车见值班员发出通过信号，说：“注意前方信号。奔城，出了站是个坡道，烧足气压。”

安奔城向炉膛内快速地投着煤。

秦健探出头，脸色大变，忙说：“出站信号关闭。”

牛大车也同时见到前方红灯，马上采取行动，一个非常刹车。稍倾，前方便开来一列旅客列车，风驰电掣，呼

啸而过。牛大车、秦健、安奔城顿时一惊。

待旅客列车一过，安奔城第一个跳下车，直向站台冲去。值班员见来势不妙，撒腿就跑。安奔城气得几乎发了疯，边追边喊：“龟孙子，我日你先人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牛大车和秦健也跳下车向奔城跑来。

值班员已飞快地跑进值班室，随手将门关上。

安奔城大骂：“你出来！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老子还没活够呢。”奔城嘴里不停地骂着，但积压在心底的火气却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，于是便又随手抓起一块砖头，将值班室的玻璃砸碎。

这时，牛大车和秦健已赶到他身边。牛大车拦住安奔城说：“奔城，你这是干啥？！”

安奔城仍不罢休，冲着屋内：“有种的你给我出来！”

秦健夺过安奔城手里的砖头说：“奔城，你冷静点。”

安奔城：“冷静个屁！”，继续对值班员骂个不停，“你出来，我日你个先人的！”

安奔城白了牛大车一眼，气呼呼地向机车走去。

牛大车对值班员说：“伙计，刚才要不是急刹车，我们哥儿仨现在就上黄泉路了。”

值班员胆怯地走出来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师傅，我对不起你们……”边说边颤抖地掏出烟递给牛大车。

牛大车摆摆手，回头看看信号后对秦健说：“给信号了，走吧。”

单身宿舍内(日)

安奔城抱着个吉它，两眼呆呆地望着桌上的一封信，

吉它曲《悲惨的西班牙》从他的手指流了出来，曲调哀怜、凄凉。随着音乐，传来他女友的画外音：“奔城哥，你爸爸的病又犯了。他不让我告诉你，怕影响你的工作，可我见他一天比一天消瘦，真让人耽心，所以，还是告诉了你。这些天，我老想去看看你，顺便和你商量一下调回来的事，可正赶上学生期末考试，我整天忙于辅导，实在抽不出身。奔城哥，当初你真不该进铁路技校，凭你的学习成绩考大学是没问题的。奔城哥，你回来吧，你年迈多病的父母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，回来吧，奔城……”奔城放下吉它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秦健为奔城倒了杯水：“照理说，你是独生子，老人又有病，是该回去看看。可是，眼下段上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人手很缺……”

安奔城：“人手缺是领导考虑的事！我自己搭进来无所谓，我不能把老父亲也……”

秦健：“是啊，我也看透了，干铁路这行，没明没夜，东跑西颠，都得把家也搭进去。现在年轻还没什么，可年纪大了……所以，我也想……”

安奔城：“调走？”

秦健：“有过这样想法儿。不过，一见到师傅，却又怎么也说不出口。”

安奔城：“怕啥？他有了家，有老婆，有孩子。”

秦健摇摇头：“是有个家，可是，对于他家里人来说，也同样啥也靠不上他，过得也挺艰难……”

牛大车家(日)

临街座落的牛大车家，窄小的院落整齐清洁，各种家什摆放得井井有序；院内，几只鸡寻寻觅觅，刨土啄食，房檐下挂着农俱及串串红辣椒。

牛父两鬓斑白，岁月的年轮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脸上，他拄拐杖，颤微微地一步一步挪着迟钝的双脚。正在写作业的孙女小娟放下手里演算用的小黑板，忙跑过来大人似地对爷爷说：“爷爷，爷爷，你又要干啥？”说着扶住爷爷，“腿又疼了吧？来，坐下我给你揉揉。”

一老一小坐下。牛父爱抚地摸着孙女小娟的头说：“小娟，爷爷这腿没事。你快写作业，学好本事，长大了像你哥哥一样进大学堂。”

小娟纠正道：“爷爷，不叫大学堂，叫大学校。”

牛父高兴地说：“一码子事，一码子事。”

小娟拿起小黑板又演算起来。牛父看不懂，环顾下院内，见鸡生蛋的笼子掉在地上。

他又起来，一步一步向前挪去，放下拐杖，险些跌倒；好不容易将鸡笼子拿起来，但又怎么也放不到高处，汗珠渗出了额头。

院门，出现了翠萍肩扛锄头单簿的身影。见此情景，翠萍忙跑过来：“爹，您歇着去，家里活有我一个人就行。”说着放好鸡笼，扶着牛父坐在了院内小凳上。

牛父激动地：“翠萍，你一天忙里忙外，照顾了小的，还要操心老的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几年来，硬是把个墩墩实实的身子累成这个样子，爹心里不好受哇。大车整天跑车不着家，我这不争气的腿又帮不上你的忙，这个家把你拖累的……”说着说着流出了眼泪。